

念經求學見聞 (上)

(本文插圖刊第56、57、58頁)

●定 中 明

回教寺院啓蒙習經

我在湖南常德家鄉啓蒙學習阿拉伯文，回教術語稱爲「唸經」，意即接受回教寺院宗教教育，學習古蘭經文（即阿文），不到兩年，啓蒙老師李先慈（仁山）阿洪（回教教長）應聘到上海小桃園清真寺任教長，家鄉常德清真古寺一時無正式阿洪主持教務，由本地的一位翦萬達阿洪暫時代理，翦萬達阿洪雖非鼎鼎大名的阿洪，但也受過完整的寺院教育，對於宗教的一般學科都有深厚的造詣，而爲人和藹可親，有敦厚長者之風，我跟他學習阿拉伯文的文法和變字學，這兩門功課是學習阿文的基本功夫，基礎打好以後學習起來自較容易，翦阿洪不僅教我們阿文語法而且教我「們」如何作禮拜的儀節，矯正我「們」的姿勢，訓練嚴格，絲毫不苟，必須做到完全正確爲止，還包括禮拜前作「大、小淨」的規則，使我受益終身，師恩難忘。

當時家鄉父老咸感教育之重要，回教子女必須接受新式教育，乃決議成立小學一所免費教育回教子女，公推我岳父翦敦文（字質輔）先生爲

校長，開始積極籌備，尅日動工，校址就在古寺後面，面積約有一千五百坪，皆爲寺產，作爲清真寺的附屬小學，校名定爲「清真務本小學」，蓋取「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之義，頗富啓發性，常德的回教在這方面可說已開風氣之先。

在校舍未完工以前，先招收學童入學，開班上課，暫以寺內大殿後面穀倉對面之一大敞房爲臨時教室。敦聘回教黃生錫（字月樵）先生爲級任老師，有男女學生五十餘人，我這時也轉入了務本小學，白天在校上課，晚間在寺習經，未嘗間斷。

一年後新校舍落成啓用，氣象一新，樓分兩層，樓下有教室兩間，辦公室一間，連接級任教師寢室一間，樓上也有教室兩間，會議室、教員寢室各一間，樓舍高大寬敞，空氣流通，光線充足，雖屬木質樓房，但堅固耐用且純採木質天然本色，未加粉飾，顯得樸實大方，樓房地基高出地面約一尺，坐北朝南，在樓上的迴廊上可以俯瞰沙河全景，遠眺對岸的回回街，與常德城牆的一角，及沿沙河西端的麵溝，校舍的南面爲寬闊的操場，西端是一排平房包括廚房，販賣部（即

現在所稱的福利社）最盡頭爲女廁，對面東端也有一排平房爲教員休息室，儲藏室，工友臥室，最盡頭爲男廁，次年又在校園南端增建了教室兩間，係平房，共有教室六間，學生人數逐漸增加到四個年級六班，超過一百五十人，除書籍文具自備外，學雜費全免，貧苦學生且有補助，因爲我們常德清真古寺擁有豐富的義產——包括田地、房屋等不動產，收入豐盈，有力辦學，不需募捐籌款，可以自給自足，應付裕如，一時深獲全體教胞的熱烈支持與贊助，且與學校充份合作，校風校紀都已達到理想的標準，後來成爲當時常德私立小學的模範。

養生妙方終身受用

務本小學逐漸成長茁壯，而學校的校務行政管理亟需一位富有經驗的專家來主持，於是我岳父——校長乃力排衆議，毅然決然地敦聘當時辦教育很有成就的一位同教而不太守教規的黃老先生來擔任教務主任。黃老先生名純育字漢庭，是一位學養深厚的老教育家，有二子一女都是優良的教師，長子名黃式賢曾做過常德縣教育局長，

次子黃企賢隨其尊翁到務本擔任算術、體操、音樂、美術(包括圖畫與手工)教師，教學非常認真，學校經過黃氏父子的一番慘澹經營，朝氣蓬勃。尤其是在湖南全省運動大會在常德舉行(已忘年月)中，因為務本小學的鼓隊，及達摩劍術的精彩表演，獲得大會的嘉獎與表揚之後一時聲名鵲起，遐邇聞名，這是後事，以後再詳加敘述。

三育並重，術德兼修：黃漢庭老先生辦學不僅注重學生的知識灌輸，而且注重學生的人格培養，他兼任三、四年級的國文老師，我那時正讀三年級，親炙教澤，如坐春風，他除了一般的課本教材而外，且偶爾找些富有意義的課外教材來講授，使學生感到新奇而興趣盎然，他曾教我們幾首「安貧樂道」詩，印象深刻，終身不忘，我一生的做人處世的態度受這幾首詩的影響很大，雖時逾一甲子而仍能朗朗背誦無遺，詩共四首，不知作者為誰？茲謹抄錄於下。

一、我討我的飯，與汝何相干？

生成勢力犬，單咬破衣衫！

二、黃菜葉用鹽炒，只要撐得肚皮飽

，若因滋味妄貪求，須多俯仰增

煩惱！(食)

三、破衲襖，無價寶，補上又補年年

好，盈箱滿籠替人藏，何曾件件

穿到老！(衣)

四、舊房屋祇要掃，及時修補便不倒

，古今多少好樓臺，變成瓦礫生

青草！(住)

常讀這幾首「打油詩」使人在不知不覺中會產生一種「淡泊名利」、「知足常樂」、「寧靜致遠」的氣節與胸懷，這可說是黃老先生送給我的一帖「養生妙方」，令我終生受益無窮！

務本小學達摩劍隊

籌備參加省運大會：湖南全省運動大會有一年(大約民國十一年、二年左右)輪在家鄉常德舉辦，當時新聞媒體尚未發達，消息不靈通，一般市民都沒有什麼感覺，祇有各級學校得到了消息。所謂「春池水暖鴨先知」，我們務本小學的校長及教職員早已得到了縣教育局的公文通知，並且開會決議報名參加，而且以「達摩劍術」的特別節目報呈登記，大會要在那年秋季才舉行，所以各學校都有很多的時間可以作充份的準備，甄拔選手，開始訓練。有一天我到學校，剛一進校門就看見一羣男女同學聚集在教務室門前，不知作什麼？我馬上往裏一攢，看見幾位高年級的同學正在體育老師的指導下作「騎馬蹲檔」、及「前弓後箭」的兩個練武姿勢，同學們看見我，大家都連說「他來了！」彷彿大家都在等我似的，黃老師看見我，忙叫我把書包放下也跟那幾位同學一樣先後作上述那兩個姿勢，我因為二位家兄和他們的一羣年輕教友聘請北方名師傳授武藝時，也曾跟着他們在一旁剽學練習，對於這些基本架勢早已學會了，經我一擺，立被錄取，參加「達摩劍術」隊受訓。

黃老師對「達摩劍術」並無深刻的研究和實在的工夫，不過他人很聰敏，爲了要出人頭地，

爲校爭光，所以他大膽地提出這個構想，獲得乃父及其他全體校董、教員的贊同與鼓勵，他毅然地擔負起教練的責任，他對「達摩劍術」略有所知，然後他買了一些有關中國劍術的書籍作參考，自己下苦功閱讀「達摩劍術」的書籍，加以揣摩、練習，終於練出一套很精彩的「達摩劍術」的縮影，每天下課後我們被錄取參加的人留校，練習一小時，每天教一兩手新招式，一個多月以後，始全部教完，然後貫串練習直到熟練，起初參加者約四千餘人，經過逐漸淘汰剩下卅人左右，再經精挑細選，最後祇剩廿七人，在學習期間不僅學習要劍招式，而且要顧到團體動作，尤其隊形的變化，最後都做到了整齊劃一的地步。

我們起初練劍的時候是用竹製的假劍，輕便靈巧，等到初步學完，開始連串演練的時候，便換上了木製的假劍，要起來更爲得心應手，再等到演練完畢，準備參加省運大會揭幕式，並定期舉行正式表演的前夕，學校已爲我們定製了一批木質鍍銀的新劍，有紅色的護手，與淺藍色的藤裹劍柄，柄下綴以鮮紅色的絲穗，非常鮮艷美觀，在陽光下搖晃，寒光逼人，彷彿真劍一樣，同時學校還爲我們每位「劍手」定製了特別設計的運動裝，短袖襯衫、短褲，因同教尚白，所以一切皆以白色爲主，頭上戴着富有回教色彩的小圓白帽，帽前緣還繡有綠色的校徽，回教標誌的「新月」及校名「務本」二字非常新穎突出，足下穿着白跑鞋及白長統襪，予觀衆的印象即是全身皆白。

省運大會開幕那天，天氣晴朗，風和日麗，

我們學校很幸運被排在臨時搭蓋的木質檢閱臺前的正面，距檢閱臺約五公尺之遙，臺上的陳設與人物看得很清楚，開幕儀式由當時的省長趙恆惕（夷吾）先生親臨主持，趙省長湖南衡山人，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炮科畢業，與唐繼堯、李根源、閻錫山、李烈鈞、蔡鍔等為先後同學，他在會場上，身着戎裝，身材魁梧，氣宇軒昂，講話時聲音宏亮，但可惜當時尚無「麥克風」的設備，只有近臺的人可以聽得見，後面稍遠的人就祇能看見他的嘴動和雙手的表情而已。

當時的運動場那有我們現在臺灣的完善考究！它是選在常德城內一處大較場內舉行，設備非常簡單，既沒有觀眾的固定看臺，也沒主席臺，而是臨時用木條木板搭蓋而成的校閱臺，不過上面有布蓬遮蓋而已，臺上的佈置也很簡單，除後面排豎有幾面國旗放了幾把木椅，前面置演講臺而外，別無他物，既沒有「麥克風」，而是用喊話的喇叭代替，也沒有電風扇，更沒有現代化的電動記分牌，較場四週搭滿了各學校的帳篷，蓬前插上五彩繽紛各縣代表隊的隊旗及本地各學校的校旗，迎風飄展，非常壯觀，給會場增添不少生氣，而民眾則散佈在較場的四週自由觀賞，有的站在長木凳上，有的乾脆爬上樹枝，仕女們都撐着五顏六色的陽傘與場內的旗幟交相輝映，構成一幅美麗壯觀的畫面，顯得熱鬧非凡，場外的臨時小吃攤販自然更是不可少的點綴了！

至於運動場的佈置也很簡單，各項田徑項目都在場內分區比賽，而作為體育場主要設施的跑道竟是用煤屑和泥土混合碾平的，在當時看來並

不覺得如何落伍，仍然散發着一股朝氣，激動人心。

大會開幕之後，緊接着各項節目開始，首先是由各校組合的大團體操表演，然後再分別舉行各單項節目，其中包括：百公尺、四百公尺、千公尺，及最後萬公尺賽跑，而萬公尺賽跑的魁首不幸跑完全程後即當場暈厥倒地，不久即氣絕身亡，造成了一件慘劇，令人惋惜不已，至今仍記憶猶新。

當時因為尚無「麥克風」的關係，比賽節目的預告，以及比賽成績的揭曉，都是先後由專人高舉木牌書寫節目名稱及成績分數，繞場一週，作為快報，全部比賽節目分五天進行，然後頒獎閉幕。

我們的「達摩劍術」的表演節目是排定在大會的第三天上午進行，我們那天全體隊員穿戴齊全，手持「寶劍」，個個精神飽滿，氣勢如虹，隨時待命出發一顯身手，時間是定在上午十一時，先由快報員舉牌預告後，全體隊遂在體育老師，劍術教練的一聲令下列隊出發，在一位身材高大的男同學高舉天藍色底中央書寫白色「務本」二字的校旗作前導。全體由教練領隊以整齊的跑步，進入會場的中央，校旗插於一旁迎風飄揚，然後廿七人分三排展開隊形，由黃老師吹口哨指揮，我們作第一梯次的表演，由於動作整齊，技藝精彩，博得全場的熱烈掌聲，我們倍感鼓舞和興奮，然後由十七人作第二梯次的表演，我們的膽子也更壯，愈演愈佳，在陽光照耀下，只見劍光閃閃，人身飛騰，又博得了滿堂彩，最後由我個

人作殿軍的單獨表演，我因為天生對國術的愛好加以老師的細心指導與自己的勤練，所以演練起來顯得特別有勁，當我表演完畢時獲得了更多熱烈的掌聲，然後在黃老師的一聲口令下整隊跑步奔回本校的營地，老師同學們都擁過來為我們道賀讚揚，這時內心的欣喜是無法形容的。

果然，我們獲得了一面獎狀為學校爭得了無上的光榮，獎狀和舞劍的三張大照片裝配玻璃框都懸掛在學校教務室內的板壁上（非牆），任人參觀，這時我們方知道這半年多苦練的努力終於有了代價，沒有白費，這一切功勞當然首先要歸諸於從構想、籌劃，到教練，孜孜不倦的黃老師。

可惜當時還沒有廣播電臺來播報大會的進行情形，更沒有電視臺作現場的實況轉播，只有少數的攝影記者獵取現場的鏡頭，配合大會的消息在第二天的地方小型報紙上刊登出來，市民們才知道詳情，我們的「達摩劍術」節目經記者的詳細報導，加意描繪再配上三梯次表演的鏡頭照片，確實為學校爭得了一次重大的光榮，從此清真（回教）「務本」小學的名字遠播全省各地，名噪一時，成了常德的模範小學。

最令人感動的是過去一般保守的教胞，尤其老一輩的人對我岳父聘用遠離宗教的黃氏父子主持校務大不以為然者，那時都改變了態度，對他們的父子的功勞予以讚揚，對他們的辦學能力予以肯定，並加以尊敬，而黃氏一家人也因為常與我岳家往來接觸，再經我岳父的不時講解回教教義，使他們認識了自己宗教的道理而同心轉意，重返教門，黃老先生最後竟然戒絕了煙酒，學習禮拜

，封齋；他的夫人及小姐（薇賢，曾任小學教師）也隨着我岳家女眷作禮拜，行教門，慢慢變成了非常虔誠的回教徒，足見德行之感人，能收潛移默化之功。

兩位教長授經講學

常德清真古寺的教長一席，自從李仁山阿洪榮膺上海小桃園清真寺教長後，虛懸已久，主持之人，嗣經李仁山阿洪受家鄉父老之託，在上海就近在每年前往麥加聖地朝覲歸國返鄉的西北有名的大學者中，代為敦聘一位來常德主持教務。開學講經，李老阿洪不負家鄉父老之託，曾先後為家鄉清真古寺禮聘了西北的名師虎嵩山及馬德真兩位大學者，先後來常德開學，虎阿洪外號固原（即甘肅固原縣），「經名」哈吉侯賽尼 Hadji Husien Khu 身材瘦小，留五絡鬚，面目清秀，舉止高雅，有大儒之風，為人和藹可親，而經學淵博，造詣精湛為西北首屈一指之大「爾林」Alim（即回教大學者之義），可惜他因為家鄉父老殷望，且上有高堂，朝覲出國已久，亟盼返里，不能久留，只住了一年，就辭歸故里去了，我接受虎老師的教誨為時雖短，但受益良多，印象深刻，迄今思之猶覺音容宛存，懷念不已！

德地方上所僅見，但依回教教規並無樂隊吹奏，亦未燃放鞭炮，推阿洪坐轎，其餘「經生」及歡迎人羣則前護後擁，逕至清真古寺，然後盛宴款招，一連熱鬧了好幾天才恢復正常。

馬德真阿洪與虎嵩山阿洪恰好相反，他身材高大，面貌奇偉，深目隆準，一臉兜腮鬚，完全像一位伊朗或阿富汗人（西北的回族原屬中亞地區的色目人，元代始大量移殖中國），記得後來有一天，幾個丘八忽然闖進我們的寺院來，見有一羣年輕力壯的「經生」，即欲強行拉伕（軍閥時代，軍人為了補充兵源或徵集勞工，即在民間強行抓人服役俗稱拉伕），一時秩序大亂，正在拉扯喧嘩之際，馬阿洪打開房門，昂然佇立，大聲吆喝，用甘肅口音叱責士兵，丘八們一看以為是洋教士，講的以為是外國語，當時人們不敢惹洋人，乃抱頭鼠竄，遂挽救了一場「小」劫！及今思之猶覺可笑亦復可憐！

馬德真阿洪，教學認真，管理嚴格，我那時候的主修課程為阿拉伯文的經法（文法）學和「變字」學，經阿洪的細心講解與指導，學習興趣很高，進步神速，阿洪非常欣悅，每天清晨上阿文課，白天讀中文，初中國文和史、地，並選讀古文觀止及臨帖練習毛筆書法，老師為李代亭先生，不久馬阿洪又選中我和李子高（鄰居），萬松（後來成為我的內兄）等三個本地小「經生」晚上教我們古蘭經的韻讀唸法，這門功課是近由阿拉伯的聖地（即今沙烏地）引進的，很少人學習，因需要音樂天份才能學的好，我在學校裏的一般功課成績都在頭二名裏打轉，而音樂

、體操、手工等均列為優等，對音樂很有興趣與愛好，所以學起古蘭經的韻讀唸法來，自感輕鬆容易，得心應手。而李翦兩位同學則係左噪子，學來非常吃力，不久便相繼退出，只剩我一人獨學。馬老師對我更加欣賞，另眼相看，他常對家父說：你的孩子很聰敏，是一塊好材料，將來要把他送到西北去深造。我父親也滿心歡喜地應允了。

馬德真阿洪也因出國已久（朝覲歸來），思鄉心切，在常德古寺主持教務兩年後即告辭返鄉，不過由於他名氣很大，返鄉途中各地仍然爭相延聘，首先他應河南開封文殊寺之聘前往就任，後來又轉任山西潞安府南大寺教長，他到了開封以後不久就寫信給家父要我把他送到開封去繼續求學，這時我不過十三、四歲，家母捨不得讓我隻身遠遊，實在不放心，馬阿洪走後我就轉到常德的清真東寺跟另一位也是新近聘來的甘肅學者李誠忠阿洪習經，再過一年家父就叫我和魏光忠（姑表侄）、黃德誠（邵陽人）二人結伴前往開封追隨馬德真阿洪，實踐家父的諾言。

「紅老壳」到處搞動亂

故鄉常德雖是湘西重鎮，地勢險要，物阜民豐，但因當時大眾傳播媒體尚不發達，消息閉塞，國內發生的革命大事如國父孫中山先生逝世，蔣介石總司令北伐等重大消息都很难得知，這時共產黨在湖南已開始積極展開活動，組織所謂「紅軍」，騷擾地方，在鄉間，打家劫舍，行同土匪，因其以紅巾纏頭，人們稱之為「紅老壳」，在

城市裏則搞學運、婦運、工運等，製造紛亂，與國民黨展開激烈的鬭爭，大量吸收黨員，連小學都不放過，記得有一次我們務本小學來了兩位女「共幹」，自稱是學校老師，她們拿了一些表格要我們高年級的學生填寫，要我們入黨，其中一位問我們：「你們喜歡國民黨還是共產黨？」我問她什麼是國民黨，什麼是共產黨？她說：國民黨沒有什麼，共產黨就是要打倒土豪劣紳，把有錢有田的富人的錢和田拿來分給大家。我聽了馬上就說：爲什麼把別人的東西拿來大家分呢？太不公道了！我不喜歡，我不想入黨。那女幹見我頑強拿了表就走了，後來我才知道我們同學沒有一個填表的，她們也就無奈地離去，沒有再來了。

後來我在學校的辦公室內偶爾看到一份「常德日報」上面刊登着當時的蔣總司令騎馬誓師北伐的英姿，不由自主地就產生了一種無限的景仰與敬佩之忱。不但如此，後來我還拿了粉筆在我家門前的木板上，勾畫出蔣總司令騎馬閱兵的雄姿，國旗飄揚，舉手敬禮的情形，雖不十分成熟老練，但大致輪廓不差，引起很多路人的佇立注視。我感到非常得意；從那時起我對先總統蔣公的革命事業開始注意，內心隱藏無上的敬意，成爲他的忠實推戴者。直到民國三十一年我從埃及留學返國，在重慶復興崗入中央黨政訓練班第十九期受訓時，方才首次親眼目睹神往已久的革命偉人——蔣委員長。那時的心情既緊張又愉快，真有說不出來的一種感受，彷彿實現了一件不能的夢想！

清黨戰爭怵目驚心

民國十六年，甯漢分裂，中央實行清黨政策的時候，湖南常德城外駐有貴州土共袁祖銘的部隊，衣衫襤褸形同乞丐，紀律廢弛胡作非爲，且槍支不全，竟有以扁擔守衛者。其餉源爲鴉片煙，深爲市民所憎厭，另有國軍一旅駐守城垣，予以監視。有一天務本小學幾位教師：馬天哲、翦敦道、黃月樵發起組織一回教青年學生隊下鄉宣傳。我被徵召參加並爲鼓手；旅行目標爲離城東北方七十餘里之陽山馬家灣（係一回教村落有居民數千人，絕大多數姓馬，因此得名。）我們十餘人到達馬家灣後，受到村長馬房武先生的招待，下榻馬府頗爲週到。原先出發前，老師們說是爲國民黨誓師北伐，打倒軍閥，統一中國而宣傳。不料第二天上午出發後忽然發現鎮上某些店舖前高貼大幅白布長條標語兩聯，上面竟赫然出現這樣的語句：「打倒叛黨禍國的蔣介石」；「擁護忠黨愛國的汪精衛」。當我們看到這幅標語時，立刻起了很大的反應。乃詰問老師們，馬天哲老師支吾其詞說是上級的指示。我們追問上級是誰，他也答不出來，祇是叫我們列隊到鎮上作宣傳。我們一致拒絕，我這時由於一向崇敬蔣總司令的一片赤忱，不覺怒從中來，高聲喊道：「我們絕不信蔣總司令是叛黨禍國的，而汪精衛是愛黨愛國的，我們不去。」正在爭吵之際，我一怒之下用鼓槌猛力一戳竟把洋鼓戳穿了！這時不少民衆圍觀，看了這幅標語後也大爲詫異，認爲不當。老師們看見我們的反抗，以及民衆們的消極

抵制，也祇好作罷。左傾份子的陰謀未能得逞。不料第二天的傍晚時刻，常德城裏忽然來了兩位教親，抱了兩大包我們學生的便服和布鞋，並攜帶了一把理髮的推子，神情緊張地低聲向老師和我們說：「不好了！城裏從昨天起就打起來了！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只見軍隊在路上看見留球頭（當時年輕學生所流行的一種髮式）的學生就開槍，已經打死不少了。現在城裏戒嚴，局勢緊張，學校與家長都非常擔心你們的安全，所以叫我們把你們每人的便服帶來，讓你們換裝，同時趕快把頭髮都剪短，明天跟我們一齊抄小路趕回常德。」次日清晨我們隨來人返城，而三位老師除黃月樵先生跟我們一齊回來而外，另兩位則已經秘密逃走了！果然回到常德家中以後，戰爭就越打越厲害了。

那時常常打內戰，人們已經司空見慣，不以為意，也不問它是爲什麼？誰勝誰敗，也沒人去關心，後來聽說是革命軍駐長沙的周爾師長下命令給他駐常德的部隊，對駐常德城外的騎軍袁祖銘的左傾部隊發動攻擊。而長沙的增援部隊也及時趕到，在對河與常德城裏的革命軍夾擊騎軍。騎軍乃烏合之衆，不堪一擊。結果不到兩天的工夫便狼狽而逃。袁祖銘本人聽說身懷絕技，能飛簷走壁，他在亂軍中想越牆而逃，結果仍爲革命軍發現射殺斃命。這一仗死的人可不少，尤其是江邊兩岸上有許多難民無法逃避，死傷枕藉，屍橫遍野，慘不忍睹。這一場慘烈的戰爭，直到後來我到上海陰書時才知道那就是國共分裂，國民黨實行清黨的行動之一。

結伴前往開封求學

大西北包括陝、甘、寧、青、新(疆)五省是我國回教徒聚居之地，人數較多，因為有地緣的關係，透過新疆即與中亞、中東印度、阿富汗等地相連接，古時商旅往來頻繁，中亞、印、阿一帶的居民移植我國西北甚為方便，遂形成回教(族)特區，其生活習俗與內地漢胞迥然不同，故我國現行憲法第一三五條，有：「內地生活習慣特殊之國民」之稱呼，即係指回教民族而言，因此西北便成為我國回教文化的淵藪，寺院林立，學者輩出，久之便成為內地回教有志宗教的學子負笈嚮往的勝地，大有一登龍門，身價十倍之慨，我的雙親既早已許願將我奉獻主道，當然是希望我能成為一位名符其實的「阿洪」，能為主、聖效忠傳道，那時既有西北的名師馬德真阿洪的召喚，並能追隨他前往西北——甘肅平涼去深造，當然是天賜良機，豈可錯過，便決意遣送我和另外兩位學生結伴同行先往河南開封，就這樣開始了我離鄉背井，異地求學的生涯！

民國十六年的秋天，我那年方才十五歲，和同學魏光忠、黃德誠三人由常德出發，乘輪船先到長沙再轉粵漢鐵路至漢口。初次出門，人地生疏，年齡既小，經驗毫無，心中實在有點恐懼。但所幸我們回教人有一個很好的傳統習慣，就是旅客每到一地先找清真寺，即有人義務招待，免費服務。充分顯示出伊斯蘭的團結互助精神。我們由長沙到漢口，由漢口到河南鄭州都是得到各地清真寺的教胞們熱心幫助順利解決了許多困難與

麻煩。在鄭州找到了我們的一位鄉親馬開第先生。他在那裏經營一家製革廠，承他熱心的接待，在他家叨擾了兩天。鄭州當時是平漢、隴海兩鐵路的交會點，地勢險要市面繁榮！我們由馬先生陪同流覽了市區，並首次嚐到了北方的飲食口味，樣樣都覺新鮮有趣。過了兩天由馬先生親自為我們安排買車票，送我們上隴海路的火車前往開封。這一路非常順利到了開封，我們僱了車直奔文殊寺，抵達這一程的首站，進入文殊寺，拜見了老師馬德真阿洪，他非常高興看到我們，馬上吩咐人安頓我們的暫時住處。

文殊寺是開封府回教最大的寺院，經常供養着十幾二十名的「經生」，省籍不同，多為北方人士，南方學子絕無僅有。阿洪的地位很高，權威也很大，我們初抵此間本地鄉老都向我們投以好奇的眼光；因為我們都是十幾歲的南方小蠻子，而我們看他們也覺得很新奇，樣樣與我們都不同。我們這才知道現在是跨過了黃河，身入北國的境界了！這時馬德真阿洪正準備離開開封前往山西潞安府開學。山西方面派來的迎接代表團也已抵達開封，經生們正忙着為馬阿洪收拾行囊，準備一兩天之內上路。但隨馬阿洪前往山西的經生並不多，只有三四人連我們湖南的經生一共不過六七人，其餘的都暫時留下以待下任阿洪的到來。

第二天晚間是開封寺教胞鄉老為馬德真阿洪餞行的日期。席設一家最大的清真館，到的人很多，場面浩大，非常熱鬧。因回教禁酒，所以沒有鬧酒的場面。馬阿洪當然是主客，而山西來的

代表團和隨馬阿洪前往山西的幾位經生學長及我們三位都算是客人，那天的筵席吃的是些什麼業已記不清了。但我至今尚記憶猶新，終生難忘的是首次吃到了道地的開封名菜「黃河鯉魚」的「糖醋魚」。(也是首次聽到這個名詞)入席後只見廚師為了向主客表示敬意特別手捧一條金色大鯉魚，約有手臂般粗，獻給主客看，那條大魚還不住地在廚師的雙手中用力扭轉掙扎，其新鮮度可想而知。稍後端上桌來，首先是色香俱佳，然後吃起來更覺得皮脆肉嫩，味道鮮美，甜酸適度，真是名不虛傳的一道名菜，以後跑遍了中外各地，再也沒有吃到像那樣的「糖醋鯉魚」了！更不用說是黃河鯉魚！

第三天清晨，作完晨禮拜後，大家都忙着收拾行李，把它集中在院中，等待專人來搬運。隨後我們一行跟着馬阿洪由山西代表團陪同前往火車站，乘隴海路火車到衛輝府，與送行的教胞互道「色蘭」揮手告別。衛輝府離開封不遠，那時恐怕就是隴海鐵路的終點，尚未向西延伸，我們下車後山西代表團早已派人在那裏，僱妥了一批騾馬代步，準備爬太行山了。這是我一生最難忘的旅途經驗，新鮮、刺激、緊張、加危險，六十多年前的往事回憶起來，其情景宛然在目，趣味盎然。太行山是河南山西兩省的分界線，山西省位於太行山之西，因以得名？太行山雖不能算是我國(大陸)的名山，不能和五嶽並列，但它地形陡峭，形勢險要，在軍事上易守難攻，所以它成為山西東南的天然屏障，為由河南通山西的必經之路，山雖險陡，但商旅往來仍不絕於途。(未完待續)